

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



张学良

NHK采访组 / 臼井胜美 著

刘立善 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丛书

日本昭和史
的最后证人
张学良

NHK采访组 / 白井胜美 著

刘立善 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

(辽)新登字第9号

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

NHK 采访组 著
白井胜美
刘立善 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插页: 3 字数: 130千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责任编辑: 黄永恒	封面设计: 刘桂湘
张念棠	责任校对: 刘淑青

ISBN 7-5610-1789-8
K·150 定价: 4.4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1990年由NHK（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的，在日本引起广泛而强烈反响的专题电视节目《“张学良现在的证言”——走向日中战争的道路》归纳结集，广征资料而成，张学良于本书中首次披露出迄今史料未载的中日战争内幕秘闻。诸如奉天督军顾问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王道论”；先于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皇帝之前，土肥原曾企图推举张学良为伪满洲国皇帝；“九·一八”事变前夜里的剑影刀光；张氏父子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非比寻常的过从交往；“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等等。

时代迁移，人事变化。日本方面在本书编纂中也首次披露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外交史料与近现代史上侵华战争中日方军政要人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本书可谓史料详密，内容新颖，视角别具，时代性强，融学术价值与知识性于一炉，对客观地了解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体系中曲折的演化轨迹，不失为一部难得的饶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序

张学良在长达54年的幽禁生活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90年6月1日他的90年大寿之时，莅临由台湾当局党政军要人筹办和主持的祝寿会。他沉默54年之后，第一次公开发表谈话是在1990年6月和8月对日本记者的谈话。正是这个谈话构成了《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全书的光辉篇章。

张学良对日本记者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通篇洋溢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并为我们评价张学良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青年时代的张学良，他虽是公子、军阀、张作霖的继承人，但他又是公子、军阀、张作霖继承人的叛逆者，他是由军阀的大公子转向青年爱国者的，是由军阀、张作霖继承人转向爱国军人的。《谈话》除指出张伯苓对其树立反帝爱国人生观有决定性影响外，又新披露了余日章对其生平为人也有重大影响。除指出他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外，又补充说明他还是参加外国人的摩登俱乐部的唯一中国人，这使他与西方师友有了更多的接触。

张学良在参政和主政后，致力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他是

第一次国奉合作的襄助者和第二次国奉合作的首倡者与完成者，东北军内部隐患的洗刷者和中国新军阀混战的制止者，以及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先驱。其中关于枪毙杨常的缘由，《谈话》首次披露杨常偷运军火和杨宇霆力荐常荫槐为奉天铁路督办的叛变事实。

在对日关系问题上，人们只知道张学良是日本侵略的反抗者，殊不知他是由中日合作的构想者转变为日本侵略的反抗者的。《谈话》首次披露他对中日合作有过三次构想：同林权助的谈判，提出过收回旅大租借地的构想；同床次竹二郎谈话及对其资助，寄希望于日本更换内阁的构想；同佐分利贞男的谈话，寄希望于日本内阁改变对华外交政策的构想。张学良是在中日合作构想破灭、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后，才走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道路的。他规劝当代日本青年要汲取军事侵略失败的教训，今天的中日合作要互相帮助，不可走经济侵略的道路。

在国难当头的“九·一八”事变之时，张学良虽然下达了对日不抵抗命令，但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是蒋介石，他只是不抵抗命令的执行者，且迅即转变为局部抗日战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了。《谈话》披露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他同溥仪谈话中，就反对溥仪复辟清朝做傀儡皇帝，他严拒日本土肥原贤二、大川周明，兜售“王道论”，劝他当皇帝。“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判断错误，他误认为是日本军事挑衅事件，而不是武装占领全东北的开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拒绝与本庄繁直接谈判，并拒收本庄繁退给张学良的私人财产。

张学良的确参与了豫鄂皖及西北的“剿共”战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新道路。《谈话》说明了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是“两人一见如故”，双方都认为对方“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深切”。《谈话》披露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微妙关系是：“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讎”。所说

政见之争就是蒋介石主张安内攘外，张学良主张攘外安内，结果导致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惊世之举。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系列丛书”。近年来已公开出版达十余种，本年内将继续推出几种同类的书，以飨读者。现在这套丛书家族中又加入了《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这一成员。我们要感谢本书的原著者日本NHK采访组和臼井胜美及各位先生和女士。他们从中日友好的基点出发，秉持着客观公正的态度，记录了张学良对日本记者谈话的实况，提供了背景性质的解说词，有关日本方面的资料是弥足珍贵的。刘立善先生的译文，既忠实于原著，又能以中文的流畅笔调译出，同时以译者注的形式作了补充说明，使原著与译著相得益彰，以一种完善的译本展现给中国的读者。

应辽宁大学出版社黄永恒和译者刘立善两位先生之邀作序，说了以上的话，愿向广读者推荐此书。

张德良

1992年5月4日

（张德良先生系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

目 录

1	张学良登场	1
1.1	序幕	1
1.2	张学良的青年时代	6
1.3	张作霖被炸事件与张学良	19
1.4	被埋没的真相	25
2	年轻的领袖	43
2.1	推举张学良为满洲皇帝	43
2.2	五十万元的政治献金	48
2.3	诀别日本与东北建设	50
2.4	“满洲事变”的前夜	58
3	“满洲事变”与“满洲国”建国	66
3.1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	66
3.2	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81
4	事关命运的“西安事变”	89
4.1	国共内战的中国	89
4.2	与蒋介石的对立	101
4.3	“西安事变”爆发	108
5	半世纪的监禁生活	125

2 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

5.1 军事审判后的软禁生活.....	125
5.2 民族英雄张学良.....	131
5.3 尾声.....	135
解 说	140
1 关于张学良	140
2 日本的大陆政策	150
后 记	164
参考文献	166
作者简介	171
译者后记	172

第1章

1.1

序 幕

1990年8月，台北

张：我没有穿过内裤。年轻时在东北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即便在严冬里我也是光着腿直接穿裤子。穿上内裤，行动就要笨拙起来……我是个军人，纯粹的军人，一个东北的军人。

言谈中的张学良脸上浮现着笑容。突然，他的表情严峻凝重起来，似乎变成一副军人的面孔。“东北”、“日本”这两个词，好像唤醒了张学良当年一腔沸腾的热血。

我获悉有关张学良的消息，早在三年之前。

“你知道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吗？听说他最近时常在台北露面。”

一个战前就居留日本的中国人邀我去其家中共进午餐时，谈到了这件事。听到张学良名字的一瞬间，我感到有些惶惑。对我们来说，他的名字已经飘隐在深棕色迷雾深处了。

“教科书里提到的那个张作霖的儿子，他曾监禁过蒋介石……他还健在？真的吗？”

这是我当时的全部知识和率直感想。

“能否采访他呢？”

从那时起，我们才真正把双脚踏在计划采访张学良的起点上。

张学良生于1901年，今年90岁，用中国式虚岁计算是91岁。他是被关东军炸死的军阀张作霖的长子，是后来监禁蒋介石，迫使国共合作的“西安事变”中的主人公。“西安事变”以来，他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寂寥地度过了超越半个世纪的幽禁岁月。顺随这波澜起伏的生涯之延伸，他堪称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活证人。

1988年11月，我们为了寻求采访张学良的可能性，乘机飞抵台北。在台北，我们为了能与张学良取得联系，想方设法地在寻觅与他有往来的人物。于是邂逅到一位笔名“高阳”的人，他常在台湾报纸上发表历史小说。我们风闻他为了撰写张学良传记，正在搜集有关资料和报道。我们同高阳会面接洽的场所是报刊专栏作家李嘉氏的邸宅。李嘉氏与国民党元老张群过从甚密。

我们从高阳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张学良恬静地生活在台北郊外的北投区，精神矍铄，现在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超度着淡泊的余生。我们询问高阳，是否能采访张学良，可是回答是悲观

的。张学良确实自1971年始在形式上成了自由人，然而，他对与公众传播媒体接触的问题仍持严格的审慎态度。台湾的政治形势尚未达到足以使张学良于公开场合发言的阶段。我们迫于无奈，只好和高阳定下交换情报和提供资料的约言之后，怅然归国。

九〇寿筵

台湾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巨大转机。1990年5月17日的《中国时报》报道：祝贺张学良90岁的寿筵将于6月1日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举行。

据该报纸报道，主持人是国民党元老张群，发起人系行政院长郝柏村。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末，张学良隐居埋名54个寒暑之后重新在公开场合露面，宴会或许也是事实上为他恢复名誉的场所。于是，我们再次匆遽地飞往台湾。

1990年6月1日，为了采访54载后再现神采风姿的悲剧英雄，作为会场的圆山大饭店里，潮水般涌来了数百名新闻、电视台记者。宴会开始之前会场就笼罩在异样的氛围之中。会场大厅里展示着已故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打来的贺电，已故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赠送的花环，以及李登辉总统赠送的红地金字“寿”字匾额。行政院长郝柏村，国民党干事长宋楚瑜、总统府顾问张继正、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等代表台湾的政治家以及文化人的身影也晃动隐现在会场里。当张学良和赵一荻陪同坐在轮椅上的张群一露面，记者们立刻蜂拥而近，照像机闪光灯明灭不息。

宴会上，张群代表主持人，首先致贺酒词：

“长年来，我们为祝贺张学良先生的诞辰举行过小型聚会。今年恰逢先生90寿辰，决定同大家一起盛大地庆贺一番。张学良先生和我是相处60年来老朋友，我和他在东北、华北、华中，在抗日战争和剿共战争中是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关系。所以，今

天愿在此同诸位一道庆贺先生的诞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张群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作为蒋介石的一个臂膀支撑着国民政府。尔来半个世纪里，从物质到精神他都一直给张学良以帮助（宴会事过半年后的1990年12月14日，张群目睹张学良恢复了名誉，神理自安，于宁静中过世，享年101岁）。

张群致词完毕，张学良站在麦克风前讲道：

“依圣经的话，我是一个罪人，也是罪人中的罪魁，能在今天看到如此多的人，真是万分感动。我何德何能得到诸位亲友作寿，真是惭愧得很。”

“目前一切生活在主耶稣的庇荫中，可唯一可告慰亲友者。”

“我老了，还没有什么崩溃，听力不好，但是还没有全聋，视力不好，但还没有全瞎，一切要感谢上帝。”

“这些年来完全生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其他没有什么自我，为国家民族还需要我，我一定会秉持如年轻时的情怀，全心效力，贡献自己。”

梦幻里的英雄张学良这充满魄力的声音，使会场沉浸在经久不息的掌声涡旋之中。

张学良90诞辰宴会公开举行并恢复其名誉的背景，是台湾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自1988年蒋经国死去台湾人李登辉继任总统之时起，这种征兆渐趋明朗。随着戒严令的解除，终身议员引退公约和自由选举的实施等一系列民主化动向的发展，对大陆的不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出现了转机。它表现在台湾赴中国大陆旅行热的大潮上。

张学良恢复名誉的内涵意义，必须到这种政治形势的大潮中来捕捉，甚至可以看作是意识到第三次国共合作苗头的国民政府，向大陆发射的一簇信号。

围绕张学良发生的政治形势变化，为我们实现采访张学良提供了希望。寿筵为我们接触张学良提供了绝好地点。宴会上，迄今鲜为人知的张学良很多的亲信、亲戚也公开露面。其中包括“三张一王”（张学良、张群、张大千、王新衡）中张学良的挚友王新衡的长子王一方氏在内。

王一方氏幼时常出入张宅，王新衡作古后，他替代居住在美国的张学良的儿女们照料着张学良氏。王一方氏和NHK（日本广播协会）驻台湾联络员朱慧姬女士，偶而还是张学良打高尔夫球的伙伴，成了我们这次实现采访张学良的重要桥梁。我们委托王一方氏给张学良传送书信，渴念着张氏的回音。

1990年6月15日，朱慧姬女士转来消息：张学良同意接受采访。于是，6月17日，在王一方邸宅实现了第一次采访。张学良说：“我想对走向21世纪的日本青年说几句话，才决定接受NHK的采访的。”在大约一小时内，他以激越的语调侃侃健谈，从对父亲张作霖“九·一八事变”等历史事件的回忆到对青年们的寄托，大有一气打破长期沉默之势。

我们由衷感佩张学良以准确的记忆力表达出的压倒对方的言谈气派。然而，时间限制太紧，他无法详述自己的人生。鉴于此，为了取得更多的时间实现正规采访，几经交涉，同年8月，以矶村尚德 NHK 特别主任（当时）和樱美林大学教授臼井胜美教授为听者，成功地实现了长时间采访。

8月3日，我们在台北市内的宾馆里恭候着张学良的到来。午后3点40分，比约定时间超过了10分钟。

“张先生午饭后总是要睡两小时午觉，从北投的家中乘车到这里需要一小时左右，马上就到了。”联络员朱女士话音刚落，一辆灰色瑞典轿车缓缓驶入门前。车门内探出一位戴着浅色墨镜的老人的脸庞。啊，这就是张学良！他从车里下来，步履坚毅地走向宾馆大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竟是一位90高龄的老人！

1936年“西安事变”以来，从历史舞台上迹匿声销的张学良，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大陆的人们来说，是伟大的、有口皆碑的救国英雄。“西安事变”堪称是构成日中战争转折点的大事件，张学良通过牺牲自己阻止了国共两党的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此，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给予很高的评价。可是，长期被迫蜷居台湾过着软禁生活的张学良，继续是一位既近且远、隐没于梦幻中的英雄。

1.2

张学良的青年时代

父亲张作霖

张学良生于1901年（6月3日，清光绪27年4月17日——译者注），是在旧满洲，即现在中国东北地方崭露头角的马贼张作霖（张作霖出身兽医——译者注）的长子。张学良自称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一说是出生地是辽宁省台安县桑树子村。实际的出生地人们并不清楚。（张学良出生在大车上，原籍辽宁省海城人，养育地今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张家窝棚人——译者注）

张学良11岁丧母，所以，对父亲张作霖持有异乎寻常的亲近感。

张：这个事也许是迷信，我跟我父亲可以说有特别的关系。我生下来我父亲头一次打了个胜仗。换句话说，我父亲起来就是这么样起来的。所以我父亲很喜欢我，对父亲来说，我是千金贵

子。

其后，张作霖归顺清朝政府，当上“新民府巡警”，1903年晋升为营长，接着平步青云，1909年荣升至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统率步兵、骑兵7个营，3500人。

这时，发生了辛亥革命。当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调动巡防营部队，打出彻底镇压革命的方针。张作霖此时亲率7个营驱往奉天，申明协助赵尔巽。于是赵任命张作霖为巡防营中路统领，又拨给8个营兵力。这样，张作霖统率的军队便多达15个营。

接着，张作霖镇压革命派反对共和制，追随就任了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被任命为第27师师长。1916年，他玩弄阴谋驱逐了奉天将军段芝贵，自己就任盛武将军、奉天省军务督理兼巡按使，握奉天省军权于己手。这时，张学良15岁。张作霖尔后又把势力伸往吉林、黑龙江省，进而扩张形成了强大的奉天军阀。

张：我很尊敬我父亲，尊敬的同时，我认为他是一个有雄才的人物。父亲还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

举个例子说，有个人曾想暗杀我父亲，这个人很鲁莽，后来被抓到了。我父亲问他为什么来暗杀我，他回答说“因为听说你和张勋串通一气，企图搞复辟。”我父亲说：“你小子错了，为了错事丢了命太不值得了。”于是就把他放了。接着又对他说：“如果我真的和张勋一块闹复辟，你可以再回来杀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个有雄才的人物。

和西洋人的交流

张作霖为了把张学良培养成奉系军阀的继承人，对他施行英

才教育。除了雇用几个家庭教师向他教授中国传统的学问外，还要接受奉天督军署英文科科长徐名东（应为徐启东——译者注）的英语教育。

问：先生小时候是顽皮，还是……？

张：我小时候很顽皮，我上的是私塾，把老师请到家中上课。我的老师曾对我父亲说：“你的儿子要不得了。”由此你们可以知道我顽皮到什么程度。当时，我周围的人都叫我阔少爷。家庭是很优裕的，我又有青年的思想，那时我走一步等于别人走两步。所以，有这样的条件，再利用父亲的关系，我想在社会上干点什么事业。

张学良青年时代常常出入奉天的“YMCA”（基督教青年会）同西洋人交流。他通过英语教师约瑟夫·普赖德（JOSEPH PLATT）与“YMCA”接上了关系。同西洋人的交流，对青年时代的张学良思想之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张：年轻的时候我很特别喜欢运动，我加入了一个叫作“WMCIA”（摩登）俱乐部的网球俱乐部。会员都是外国人，只有我一个人是中国人。当时我只有十七、八岁，喜欢打网球。自己家里的运动场太窄，在俱乐部可以打网球。这样我和西洋人接触的机会渐渐地多起来，当时我的老师叫普赖德，他担当奉天“YMCA”总干事，因此使我得以加深了同“YMCA”的关系。我常去“YMCA”玩，打网球，打乒乓球。

当时，我本人是很想学医的。奉天有个南满医科大学，那里有一个朋友是我的学生，我常去那里。我想进南满医科大学将来当医生，可我父亲不许可。

于是，我想跑到美国，进美国大学，钱都预备妥当了，美国